

型未如预期，都直接或间接促成世界主要经济体进一步动荡，甚至在欧美多国经济紊乱与金融颤抖。

那么，“经济列车”率先冲出“疫情雾霾”的中国是否能处理好自己的能源安全并为世界作出贡献呢？

要害是“贵不贵”

回顾过往，这一轮“能源安全”议题进入中国人的视野，主要源于9月23日至26日多地拉闸限电，随后煤荒、油荒、气荒陆续冒头，“抢购汽油”“能源供应商倒闭”等消息见诸报端，与此同时，欧美天然气、动力煤、电力价格等都创历史新高，大家开始揣测“能源供应有问题了”？

英国保守党经济咨询师戴维·豪厄尔认为，中国与国外能源市场存在一定关联性，今年下半年起，西方经济体主导的全球能源价格尤其是天然气价格一路上涨，特别是10月8日，IPE天然气、动力煤价格涨至213便士/色姆、230美元/吨，达到历史顶点，而石油价格在10月5日攀升至82.56美元/桶，创2020年疫情发生后新高，受此影响，欧美多国电价也刷新历史纪录。在中国国内，受外部因素影响，主要化石能源价格也出现上扬，尤其发电用煤价格达到历史高位，并伴随着局部限电现象。

奇怪的是，整体上，全球能源产能难说短缺，就像美国出现石油短缺，可该国正忙着出口页岩油，甚至欧佩克会议还要求石油限产。至于中国，局部性的拉闸限电限产并非自身缺煤断电，国内总体

煤炭和电力产能都是充沛的。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提到了短暂的供需不平衡，“当前，经济正从疫情冲击中恢复，尤其工业生产需求旺盛，能源等原材料的供给跟不上，出现了短缺的问题，……因为疫情影响，导致交通等经济环节还没有完全地恢复，当前的问题远未达到可称为‘危机’的程度”。

中外学者一致认为，包括中国在内的能源安全要害，早已不是“有没有”，而是“贵不贵”。从历史看，因军事和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真正全球性能源危机无非1973年“赎罪日战争”和1986-1988年两伊战争“袭船战”禁运，自那以后，主要消费国都建立大宗能源商品库存制度，如欧洲和美国形成不低于90天石油进口量的石油战略储备，这样一来，即便能源产地发生问题，对用户国的冲击不会那么大，“有没有”问题日趋边缘化。剩下的便是“贵不贵”，放眼当下，只要肯花高价，就一定得到能源，但能否持续就考验着各国承受力。

观察本轮能源紧张，西方国家“输出性通胀”特征很明显。俄罗斯《观点报》记者奥莉加·萨莫法洛娃认为，美国和欧盟带头增发货币，市场流动性陡增，而这些国家储蓄收益率极低，为了保值，握有大量流动资金的人自然会投入股市、大宗商品等能吸引热钱的地方，但

欧美自身因疫情限制无法组织大规模生产，这些“超级流动性”无疑瞄准大宗能源商品建仓，如此一来，对用户的经济影响就非常直接，归根到底，能源安全的本质是影响一国的经济安全，若基本燃料价格大幅上涨，必然对经济产生破坏性作用。

具体到中国，业内人士认为，当前电力供应仍以煤电等化石能源为主，“拉闸限电”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煤电价格倒挂，煤炭供需紧张倒是其次，“电厂一方面买不起高价煤，一方面电价又维持在较低水平，如果不对电价进行调整，那么对电厂来说，多发电就意味着多亏损。同时，冬季进入供暖期，如果供热价格还继续维持在低位，那么多供热也意味着多亏损，只能依靠补贴解决这个问题。因此在这种市场条件下，如何很好地引导这种价格短期波动，确实还是要多想一点办法”。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提醒。

另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，随着产能释放，10月份以来煤炭产量持续增长，11月1日至5日煤炭日均调度产量达到1166万吨，较9月底增加超过120万吨，最高日产量达到1193万吨，创近年来新高。多家央企也带头下调售价，已有十多家主要煤炭企业主动将主产地5500大卡动力煤坑口价格降至每吨1000元以下，像国家能源集团不久

中外学者一致认为，包括中国在内的**能源安全要害，早已不是“有没有”，而是“贵不贵”。**